

# 我怕黑．也怕白

## 新概念作文大賽三等獎

### 6S 麥美榮

我怕黑。

怕黑，好像是女性的專利。

但有人說，就硬朗的表面看來，我「應該」(兩個霸道的字詞)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

然而，我真的很怕黑。

有人問，為啥？

一條好問題。

原因十分簡單，便是缺乏安全感。

試想像，跟前漆黑一片，沒有依賴，沒有視覺，沒有實在。

背後窸窸窣窣，冷不防被從四方八面偷襲

委實肉隨砧板上。

我在明，敵在暗。

古語有云：「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下下策。

黑，本來可以是浪漫的，可以是神秘的，卻叫我感孤獨無助。

曾經有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

大約凌晨二時，天黑黑，整家都酣睡？。

剩下我這隻夜貓子，胡混了一會後，亦拖？疲憊的身驅，爬上碌架？去。

數分鐘後，眼簾漸漸塌下。突然

「救命！」

「救命！」

「救命！」

三聲鳴叫，劃破長空，如遠若近。

「收聲呀！衰婆！」

自此，一切回到最初的平靜。

我的身子顫抖，心發了毛，不敢起？拿電話報警。

「呼嚕」

聽到睡在下層的姊姊發出陣陣鼻鼾，睡得正甜，又不好意思把她吵起來，替我壯膽。

千鈞一髮，救人如救火！

懦夫啊！懦夫啊！

我竟然還多番猶豫，沒有行動，直至嗶啞車的來臨。

忽然間，我覺得自己心腸太壞。

內疚的用被子蓋？臉，哭泣起來，點滴到天明。

我的心似乎較被窩 更黑。

這一夜，不堪回首。

我怕白。

怕黑尚且情有可原。

反而怕白呢？好像有點牽強。

可是，我真的很怕白。

自出娘胎以來，我就討厭拍照。

因為我不喜歡鏡頭上那盞白刺刺的鎂光燈。

但是，矛盾地，關掉閃光燈又會被拍攝得不雅觀，半個頭兒都塗上一陣陰霾，我更憎惡。

儘管於許多喜慶節日，拍團體大合照成了例行公事，壓根兒我只會充當攝影師，拒絕做模特兒。

白，本來可以是坦蕩的，可以是純潔的，卻叫我感恐懼。

曾經有一段頗為模糊的回憶。

童年時期，老媽帶我找牙醫。

依稀記得牙醫告訴我牙髓發炎，要杜什麼牙齦。

躺平在手術？上，呆望該道白光，同時盯？牙醫們忙得不可開交，轉來轉去，拿鉗，拿刀，拿針

對當時幼稚的我來說，場面好驚嚇。

你不同意嗎？

白光猶如 X-ray 般透視？自己，硬要你裸露，硬要將你抽絲剝繭，硬要把你的五臟六腑、正善邪念、光面暗面通通挖出來示眾。

難道給我保存一些被窩 的黑也不能？

畢竟人有暗病，才有機會與 X-ray 聚頭，所以我怕白。

我想，這個世界，「應該」（兩個霸道的字詞）不會非黑即白吧。

我不想，因為我怕黑，也怕白。